

75
1945-2020

巴中奇葩

访水彩画大师 - 52年届李俊彩学长



当我抵达雅加达HOTEL MULIA五星级酒店的时候，表上的时针与分针重叠着指向正午12点。由于雅加达频频发生恐怖分子爆炸事件局势紧张，每辆驶进酒店的车子都一一严格检查，十几位军警及保安人员全副武装，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的来回巡逻。守门的女服务员，彬彬有礼的拉开沉重的玻璃大门，与纤小的身体成明显的对比。大庭内冷冷落落，也许是受HOTEL J.W.MARRIOT 豪客酒店爆炸案影响之故。几位白皮肤的洋人，怀着喜忧参半的神情坐在舒适的沙发上，却没有半点悠闲的样子。看来政府对恐怖份子应采取强硬措施，方能安定民心，重振经济。

我走在酒店大厅水晶灯下，温柔的光线把身影倒泻在厚软的地毯上，心中舒坦

的多了，没有丝毫的恐惧感，也许是多见少怪习以为常吧！穿过堂皇的大厅，两道欧美螺旋式的楼梯，像伸开双臂的古罗马美女，在欢迎凯旋归来的英勇战士。轻步沿着楼梯直到底层，这里是巴中李俊彩学长开个人画展的场所。进入展厅迎面扑来的是一幅长1.25米X宽2.50米的《百鸭图》水彩画。我赶忙走到嘉宾签名处签名，目光却环顾视野所及的范围内搜索一番，企图攫取那陌生又熟悉的身影，那只有一面之缘的52年届学长——水彩画大师李俊彩。

手里拿着红色的说明书，站在一幅以《白鹤荷香》为题材的水彩画前，正聚精会神的凝视。突然，肩膀被人拍了一下，猛醒回头一看，原来是画展的主人——李俊彩学长打的招呼。

“没吓着你吧，小弟！”李学长和气的问道，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。

“没事。俊彩兄，恭喜您！”我连忙紧握着他那艺术家秀长细腻的手。

“谢谢你小弟还记得我这老人家。”亲切地称呼，没有半点架子，令无名小卒的我受宠若惊。虽然俊彩学长静默寡言，三言两语就把我提的温题重点回答了。但谈话中完全没有长辈及名人的口气，虽和平易的态度让人如沐浴春风，完全没有压迫与拘束感。他对水彩艺术精研的学识与丰富的经验，更使我对这位名扬中外的水彩大师倍感敬佩。

底层大厅挂满了72幅尺寸不一的花，俊彩学长耐心地给我解说，同时仔细地告诉我每幅画的取景写生地点和理由。如金德院画中虔诚拜佛的善男信女、元宵节水彩画里，弥漫着佳节的气氛、醒狮舞龙的华人区，透过七彩把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和优良传统，生动地跃然纸上。《推车卖水贩》图，在古色古香的铁索桥便憩息，隐隐听到贩子在烈日下喘气声。还有熙熙攘攘的《五脚摊位》图，几辆机动三轮车停在狭窄的小巷子里，背景是一整排的穷苦百姓摇摇欲坠的

陋屋。发黄生锈的破烂锌片瓦，使我想起了唐朝伟大的爱国诗人杜甫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“床头屋漏干出，雨脚如麻未断绝”，那种饥寒的贫穷人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写景。

1931年11月16日出生于雅加达画世之家，祖籍广东梅县。1952年在巴中高中毕业。年青时参加青年美术研究联展，曾在法国文化馆、荷兰文化馆、日本文化观，印美文化协会、CHASE MANHATTAN 银行举行画展。1984年被邀请参加印尼全国第6届艺术年展。近几年先后参加汉城世界美术文化交流协会联展，日本福冈市联举办的亚洲水彩画联展和亚细安第3届六国巡回展。马来西亚、泰国、台湾、新加坡和香港都留下俊彩学长的佳作。去年4月22日在雅加达世贸中心大厦，举办了首届由38位华印书画家联展，其中另有三位画家谭锺关稳、李元锐、连戴祥也是巴中人。今年8月15日又在雅加达MULIA酒店举办了个人水彩、油彩画展，成绩斐然。

当俊彩学长谈起自己走过学画的坎坷岁月，他很惋惜水彩画将后继无人。因为水彩画是学画中最难的一环，往往缺少耐

心而半途抛笔者不计其数。他言及当年和欧阳琼琛学画共砚，花开两朵斗艳争丽。后来欧阳琼琛学长北上深造，继续苦学国画而成为一枝独秀的大画家，于俊彩学长堪称“南帝北丐”，欧阳琼琛学长数年前病逝，巴中又失去了一名杰出的画家。

“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”俊彩学长有今日的成就，是平日苦练的结晶体，是一曲自强不息的胜利凯歌。我望着布满风霜、年逾古稀的脸，长满了大大小小的老人斑。虽然比去年在世贸中心大厦见到的他显得更加苍老了，但是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，他对艺术的全身投入与执着，对追求更高境界的艺术水平，依旧充满着顽强的生命力。凭他自己的独特感受，对水彩艺术的狂热，而后提炼、概括、集中、绘声绘影，直至人画一提到化传神，把自然美升华为有血有肉、有生命、有感情的艺术美。这就是李俊彩学长笔下的世界和高尚的艺术精神。

祝福您，俊彩学长，愿您再攀高峰，与天争高！

俊彩学长，你是一朵奇葩，是巴中的骄傲！

来源：巴中出版部